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廣西通志卷一百七

藝文

歷朝

記

全州守題名記

宋 沈 峴

漢帝有言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知出  
守之命親民而任重由來尚矣全州按圖記卽漢

零陵郡士風化於中區郡境亘於南粵畿疆且遠  
人民實繁善政相望朝賢繼軌淑聲茂實可得而  
聞天禧三年時前太守鄧公嘗採撫懿德自皇朝  
以來典是郡者刊石題名凡二十人紀朝命誌前  
烈也載祀繇久書篆訛缺矧後來闕如不書垂三  
十年今知郡崇儀郭侯偃息作藩中和樂職追往  
躅之寢遠慮遺風之將泯以為丁熙盛之辰膺司  
牧之任專車建隼抗節剖符而名氏未題何以示

後乃復詳錄前修稽合舊記總而次之總三十二人頒詔之歲時命官之爵秩鼎新刻石龕於廳壁庶乎昭示來葉也慶歷八年十月初六日誌

廣西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明曾榮

國朝置諸道按察之官蓋所以臨莅二司鎮肅一方故其為任甚重而其職則有按察使以掌其政其次有副使其次有僉事又其次則幕職皆選通材鉅能者以授之而其居此必使百司衆職有所

忌而弗敢肆元奸宿蠹有所憚而弗敢作以至閭閻田野之民皆有所恃而得以各安其生然後為稱若徒銜其名位而綱紀不振志弗得行惠弗得施則亦何以副朝廷選賢命官之意哉吾郡吉水熊槩元節以永樂辛卯進士歷監察御史選除廣西按察使槩就職明於政體達於時務由是翕然得名嘗於公暇慨然嘆曰自國初以來至於今五十六年其間官按察於此者無慮百數十人而題

名之刻未舉非缺典與乃命工礮石歷考其人備  
書姓名時世先後將樹之公署俾後之人得有所  
考因以事至北京謁予求文為記予惟題名之刻  
其來尚矣蓋凡宦於是者歷著其姓名以刻諸石  
雖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皆不載而其宦澤及於  
民功烈垂於後者後之人覽之必將指而議曰斯  
人也嘗福吾民者也吾其可以遂忘耶又將曰斯  
人也嘗禍吾民者也吾豈能以無憾乎若是則凡

列姓名於茲石者可不凜然思所以稱其職哉嗟夫往者不可復作今之官於此者登其堂讀其文必又將惕然有所感發而興起以求為後世之賢名則是舉也抑烏可少哉元節之用心亦謂仁且厚矣因其請遂僭為之記焉

廣西承宣布政司題名記

陳輝

廣西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交秦漢以來更革不一國初統一寰宇陋元弊政置各行省以鈐轄諸

路於是除而去之列為方嶽十二名以承宣布政使司爵秩下六卿一等郡治州縣土地人民貢賦屬焉而廣西其一也司設布政使叅政叅議序左右而第品秩名位穹高地望隆重專制一方為屏翰砥柱宜矣其地前隸湖廣行省今在版圖提封數千里郡十一州十四縣視州又增焉且各有統屬大小相維自其設置以來德稱其位名副其職多不可考迨至正統改元尤尚文雅凡居方面匪

膺廷薦者不得與焉維時布政司廣昌揭稽豐城  
孫曰良叅政上虞謝澤雲中武建叅議新昌甄完  
匡山戴瓊皆科甲俊特臺部鴻碩膺不次之擢而  
出者孜孜然胥相戒飭以宣上德意為已任閒暇  
相謂曰國家法古為治以聖繼聖仁漸義洽今七  
十餘年列官於前者非一人而皆未之有記失今  
不記益久無徵詢之故老前後得五十一人是用  
官爵名氏鄉貫歲月勒之於石庶予等與來者得

有所考且示倣焉幸為文記之輝仰惟天朝撫有  
九有日之出沒悉歸疆土而聲教所暨凡有血氣  
者孰不欲涵濡頽仰於覆幬之內矧吾儕躬沐教  
育之仁哉今日幸際重熙累洽仰賴神化維持同  
乎天地之大而體國安民在予輩當知所重以無  
負聖天子付托委任之隆可也輝也忝列憲員願  
相與勵之是為記

太平府題名記

鄧洪震

太平據西粵邊徼之衝水繞山環地勢嚴固聯一方  
谿尚酋長以控制交夷為郡亦云重矣職斯郡者  
得其人則境土又安江左賴以無虞不然則外侮  
易生而險不足恃其職之修否匪祇關乎一郡之  
利害已也前朝號稱羈縻未聞漢官之設迨我  
聖祖肇基區宇廓清化行南服更路為府始命諸  
葛姓天澤名者領其事嗣後遷代不常二百年來  
庶務漸興民物幾與中州埒諸公後先表樹之烈

不可泯也然而宦蹟雖多文獻未備即題名之不可無者猶缺而弗遑豈若有所待耶浙東永康徐公師臯以治行久著江南擢守是郡適殘燬委頽之餘公至奮然作新振頽起敝往昔因循之政靡不修舉卻土酋拜見之儀并一切無名之費草坐堂常例除叅缺公規歲省千有餘金身先約束為僚屬倡不閱月賢聲四達遠近來悅乃完葺廨宇煥然改觀立石於郡治儀門之東考前職斯郡者

凡若干人或姓存而名亡或姓名僅存而其籍貫履歷年月不無缺誤稍加補正列而饒之垂諸永久仍虛其左以俟後而屬記於余蓋將以勵同事著鑒觀也嘗聞太平郡職之賢者莫如正德間端敏胡公其地與徐公同而潔已惠民立綱陳紀其意趣亦與徐公同且徐公繕甲兵修城池置田養士即與胡公之築壺關興學校相脗合厥後歷三公謹議忠言多所建白勲名顯於當世郡人立

祠祀之其他余不能詳然有符於端敏者可式者也其異乎端敏者可倣者也後之莅官者因人為鑑當思民之好惡在茲將求諸端敏之芳躅圖以同垂名氏於不磨邊郡庶其治乎粵西尚亦有賴哉余重徐公修火曠之典而又樂此舉之同而不獨故茲不敢私為之說若夫徐公異日功德被於南隅聲名溢乎中國如古史稱循良黃龔之徒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知慕則又有百姓之口碑在

非一石所能徧識也

陽朔縣廳壁記

唐  
吳武陵

羣山發海嶠頓伏騰走數千里而北又發衡巫千  
餘里而南咸會於陽朔陽朔經四百里孤崖絕巘  
森聳駢植類三峯九疑析城天柱者凡數十里如  
樓通天如闕凌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馬  
而啣如陣將合如戰將散難乎其狀也而又灘江  
荔水灌織其下蛇龜猿鶴焯燿萬怪縣界山間其

土壤方百里其勢險其形蹙千人守之十萬不能  
攻東制邕容交廣之衝南扼賓鬱巖象之隘一日  
有盜則吾揜其吭而制其變著繇善命理者常選  
於地縣治西七步有石渠其峻十仞仞之下有洞  
洞有水水深百尺上有亭可以宴樂遊處肆在亭  
西廩在肆西鄉吏士胥黎人商賈夾川而宅棊置  
山足山多大木可以堂可以室其花四時紅紫望  
之森然猶珊瑚瓊玖予又不知夫崑崙崙峒其名

安取而勝茲籍戶五千其稅緡錢千萬於桂為大俗獷人狡尤難於正寶歷元年正大夫有事罷渤海李湜以能賢補其闕浹時而俗咸變斯又以見吾宰之官人也明年春予使番禺湜因謁於亭予視其吏肅然視其亭儵然無喧譁之異惟城無隍予勉之鑿曰諾惟門無臺予勉之修曰諾惟廨宇之傾圮予勉之葺曰諾其應如轉圜是其材不啻為是縣邑矣思薦天下士以補其大小之任可為



於成功愚莫大於恠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  
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  
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  
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  
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恠且誣歟  
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於羣  
吏吏叶厥謀上於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  
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

賢棄愚推以草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府江開路記

明管大勳

夫粵有府江在濼江下合蒙荔水折而南益全省咽喉也其流入金峽趨巴江出叢林兩崖巖業疊嶂連雲茂林密箐怪石危壑人迹罕通諸蠻每每從冲口或蒙陰中出邀商旅戕吏民歲歲為患雖經誅勦屯兵列堡迄未有剪荆伐翳鑿山通道為

千年計者萬歷十三年春正月王師平府江諸將  
吏僉謂自征蠻猶雜草然蔓則刈伏則撫無他術  
也請自今籍盜田修軍實據險守之維時督府連  
江吳公撫軍龍溪吳公相與協慮而籌曰勦叛匪  
艱而永清之為艱府江幾用兵矣而旋蠢動患在  
巖嶮弗剷鬱塏不通而疆理之未備乎乃合謀於  
直指黃公上書闕下謂府江固號天險萬嶼凌空  
千嶂蔽日循崖徑則窮度壑蹊則塞棄為盜區迄

今戡定風氣屯蒙道塗阨阻善後之筴曷若開路  
便上報曰可於是檄兵備憲副歸安韓公總董其  
事當是時戎馬甫休息行間諸務旁午先為議耕  
屯防禦之畧內調節其軍需而外撫安其殘黨已  
遂召平樂縣尹黎來王經紀之且命單騎往視險  
易諗里道孰山宜刊孰江宜疏孰石宜鑿孰崖宜  
焚孰澗宜舟宜梁孰地宜館宜亭孰冲達何處孰  
村出何所孰堡接何壤咨度既周矩矱畧具乃召

千戶劉栻把總李芳輩勅之曰遵爾界驅爾兵役  
爾工毋怠而成已而自外郡邑商謝誠郭邦實張  
瑞等若而人依麓憑冲裹餽糧集夫力縱斫伐輸  
已材而剝榛莽心維口裁宵規晝畫命日授事分  
地量工給餉制器選能課績勞勤策惰靡遺知焉  
稅商米以折工直高剝崇巔深芟窮谷頓令衆山  
如童諸路若坦百年蒙叢魍魎之區倏爾四達視  
內地云經始於歲乙酉夏五月竣事於明年丙戌

三月自小倉板歷龍頭磯廣運堡足灘雷霹至銅  
盆冲總二百餘里西岸兩地田冲營出沿江冲口  
佛槽猪巷大銅江營一至江口一自龍塘抵清潭  
腦小銅亮營一至小銅江一至田冲界一至塘崗  
仙廻一至象磯堡丹竹冲界一至大小銅亮銅江  
一至水浪南崗一至大水冲一自異村後出佛槽  
歸化等處平崗堡一接三妹巢一至榕崗及潘村  
東岸賀縣至東安界各若干里而松林鼓鑼二硤

尤稱險絕則命李芳劉棻率江潁接地胙併力疏鑿以接兩岸之道無病涉焉總之設公館二亭舖四十渡舟十三橋梁六百二十五是役也治地資兵伐蒙資商架構資材畚鍤資石賞費資羨而借公帑僅六十餘官不費而績用成嗟乎余於是仰規三院之訐謨宏遠而兵憲公之苦心矣與其屢勦屢叛勤我王師也寧拓闢是圖治巖嶮而為康莊驅鬱塏而成孔道陰殄陽開氣通物阜狸埋梟

伏一勞而永靖之為快乎余嘗分藩蒼梧往來上下三歲間凡八度府江矣今年春移官東臬順流過之見烟嶂廓清新堤迂衍輪蹄絡繹負擔載途舳艫蔽江村舍相望別一境界矣余喟然而嘆惟皇神武惟公經畧俾八蠻通道幽壤同風不庶幾乎與草昧開拓並稱休烈也哉

南關記

徐師臯

廣西古百粵地源於廣源經麗江為左江源於峩

利出大藤峽為右江太平漢號麗江郡晉以來夷  
獠居之唐平嶺南於兩江立五寨一曰太平逮我  
皇明改為府設治於茲內以防察土官外以控制  
交夷實江嶺要衝邊郵藩屏也北城重固壺關東  
西附上下郭惟南面江一水之隔遂為吳越予覽  
形勝似非用武之地迺鳩工聚材繚垣建臺而樹  
塞門歸然一魯靈光也外題百粵要津內扁兩江  
重鎮是亦足為干城帶礪矣若夫保障澄清外戶

不閉而建太平之業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永福縣新建兵堡記

張守約

粵右古荒服地距城郭數十里外皆獞夷窟穴其  
獞類蕃非他邑比難制一習獷悍一張眦輒操刀  
相嚮甚者馮險肆掠少無顧忌難制二地廣負深  
阻走險坂危石上下如猿狖難制三粵號瘠土賦  
減歲侵戍卒之糈半資西楚東廣以給即傳尺籍  
鮮土著亦雜隸兩省健兒充之大都諸所募集土

夷為多其勞逸饑飽聚散堅瑕勢相伯也當事者每艱於謀始而易於慮卒討軍實則靡所應辦寢戎氛則靡所控制蓋二者之難久矣然無如吾粵右尤甚以故古田沒於夷盈八十載罔有底定穆皇帝銳志外攘立業吾鄉二三大老會疏請征大師討平之今天子嗣位初懷遠碁容二縣相繼上變又討平之永福環四面皆夷與古田懷碁二縣相密邇即諸縣平其夷種聯絡常跨數郡諸亡命

逋黨庚午秋復嘯聚為患而永福并水陸二程邀  
截江流剽寇鄉落歲靡寧息中丞華溪郭公既以  
平巨寇順師芟邊山龍溪毛崗諸里首惡威震而  
恩柔之亡論永福即封內諸夷屏跡草面願上牒  
輸租賦稟要束與編氓伍吾永邑間行不挾刃居  
不重關草萊漸疏逃移漸復非曩時矣公以狼跋  
豕躅何代蔑有徂征薄伐未嘗諱兵其在粵右尤  
難峻險叢道在先事備之迺檄所部圖善厥後於

是集羣策而規畫之因地之要害以置兵因兵之屯聚以置堡犬牙相錯犄角相資爰有龍門堡募兵六十防守以塞大夷古滿之徑西南有海灣堡募兵二百防守以塞硃砂坪古底之徑南有古鉢堡募兵三百防守以塞思尉古鎮巢之徑東南有陂角堡亦募兵三百防守以塞修仁荔浦龍貢巢金碎之徑北有鳳山堡撤哨江勁兵五十以固縣治之屏蔽而又於新安堡增兵四十江尾堡增兵

三十蘭蔴堡增兵六十理定堡繕築城垣以原募  
鎮蠻兵住守其餉有給司帑之藏者有給殲絕遺  
產及荒曠田土者有兼給魚鹽者其戍有軍兵防  
守者有專募土兵者有漢土兵兼募者歲給田若  
千畝帑金若干兩堡若干所兵若干名百里內外  
隱若金湯之固矣夫吾粵民夷雜處非有藩垣之  
隔出入之防地利兵情大半共之而徵召不能卒  
集儲峙不能卒供來則獸突去則鳥散跳號為羣

噬嚙成習其一喙一息未必遽帖然伏榛莽已也  
我朝有事吾粵如韓襄毅王文成兩公者豈不炳  
然稱巍伐卒未能有加於今日此何以故哉郭公  
忠誠惓款彊幹淵密弗讓韓王兩公古所謂社稷  
臣也而長慮却顧為吾粵建不拔之業益自為晉  
興牧以至今茲十九年矣鑿已事之彛軌樹永世  
之駿猷非獨為吾永計吾永為會省藩籬右江門  
戶輯則諸郡俱輯騷則諸地俱騷其所關於兵事

最鉅而兵憲南州吳公實紀綱之度地覈田吾令  
長鄭公佐暨守備韓公文啓者首持是議與有勞  
焉若鳳山堡之建取哨江剩兵以守今中丞小江  
吳公允兵憲公之請重內地嚴外扞皆大有造於  
吾邑者也諸父老縉紳謀勒石以詔將來無使湮  
沒屬余操牘載其事守約於郭公為門下士不敢  
為卮語亦不敢委諸公之貺為之志其槩如此植  
穉之頌河洛之思世世不絕則諸鉅公之勲吾邑

罔極可也

桂州重修靈渠記

唐 魚孟威

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灑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越嶠而首鑿之漢命馬援征徵側而繼疏之所用導三江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推俎豆以化猿飲演墳典以移馱舌蕃禹貢盪堯化也則所繫實大矣年代寢遠隄防盡壞江流且潰渠道遂淺潺湲然不絕如帶以至舳艫經過皆同冢盪雖

篙工檝師駢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為焉雖仰索  
挽肩排以圖寸進或王命急宣軍儲速赴必徵十  
數戶乃能濟一艘因使樵蘇不暇採農圃不暇耰  
靡間晝夜畢遭羅捕鮮不顛天胥怨冒險遁去矣  
是則古因斯渠以安蠻夷今因斯渠翻勞華夏識  
者莫不痛之洎乎寶歷初給事中李公渤廉車至  
此備知宿弊重為疏引仍增舊跡以利行舟遂鑿  
其隄以扼旁流斗其門以級直注且使沂浴不復

稽澀李公真謂親規養民也然當時主役吏不能  
協公心尚或雜束篠為隄間散木為門不歷多年  
又聞湮圯於今亦三紀餘焉桂人復業已恨終無  
可奈何矣况近歲來蠻寇猶梗王師未罷或宣諭  
旁午晦暝不輟或屯戍交還星火為期役夫牽制  
之勞行者稽留之困又積倍於李公前時轉使桂  
人膚草羸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無所訴怨殆十  
七八矣咸通九年余自黔南移鎮於此艤棹嶺首

備觀其事試詢左右曰向時何不疏鑿版築而使  
艱阻如是耶則末校劉君素前曰違事固不可指  
明近事又非不知修渠必去民病然其奈邇來屢  
以迎送輜軒供億師頓召募補卒犒賚征夫帑藏  
且殫閭井亦蠹故無以興疏鑿版築也余固為父  
隱一作慈於子孰有子病而為家貧不求醫救子乎  
是知長吏所當子民也今民塗炭若是又何緣帑  
藏且殫而無暇救之固頃一作須是約公費積乃布召

丁壯導壅塞以平民病也因召君素若能主張乎  
君素唯之遂領其事凡用五萬三千餘工費錢五  
百三十餘萬固不敢侵征賦必竭其府庫也不敢  
役窮人必傷其和氣也皆招求羨財標示善價以  
傭願者自九年興工至十年告畢其鏵隄悉用巨  
石堆積延至四十里切禁其雜束篠也其斗門悉  
用堅木排豎至十八重切禁其間散材也濬決磧  
礫控引汪洋防阨既定渠遂涵湧雖百斛大舸一

夫可涉繇是科徭頓息來往無滯不使復有胥怨者噫草木無情也榮落限於春秋然猶春則華秋則實以利於人焉而人稱萬物之靈擅百歲之壽安可不利於人哉况余無大勲業而竊據寵祿宜孜孜力補尸素豈令草木反鄙於余哉於是聞害必削見益必樹蓋為此耳時上聞其興役遠降詔書猥賜嘉獎然人臣受國恩為惡則罪一作懼耳為善乃常事亦猶子孝親詎可誇乎况余審其所為

未立懷疑矣又何敢當詔書之美也今所自記重修非為名也且要敘民之艱苦實猶斯渠冀後之居者不闕其修行者不毀其修長利民而已矣

海棠橋記

宋 劉受祖

橫州西北有溪曰香稻跨溪有橋南北舊多海棠紹聖間秦淮海先生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謫柳移橫是時常醉於橋畔書生祝氏家明日題一詞有瘴雨過海棠開之句州人因以海棠名橋

歲月寢久興廢不齊更名去思又更名清秋淳祐  
六年右驍騎將軍李公植來守是邦捐貨帛三萬  
率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始於是年之十月終落  
成於次年之四月橋長一十五丈高二丈二尺雖  
春濤秋潦民無病涉之嗟郡之士夫率浴於受祖  
曰寧海僻且陋淮海先生辱居今之言寧浦者必  
曰海棠橋言海棠必曰秦淮海是州以海棠橋重  
橋以秦淮海重橋名海棠未可更也受祖荅曰橋

名海棠以淮海故也士不忘淮海將何取焉為其  
花間一醉吟耶為其放浪形骸之外耶是知其然  
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元豐初淮海如京師應舉以  
詩謁東坡於徐東坡和之曰縱橫所往無不可知  
君不可以新書蓋當是時學有新義政有新法雷  
同附和例置通顯淮海窮困無聊中東坡已知其  
介然獨立之操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矣夫志氣  
之帥也士當未遇時志苟不立則阿意而苟合妾

婦以取容有小遇焉未有不誘於勢利怵於憂患者淮海在元豐又嘗為王安石所知安石得其詩讀之而不釋手淮海稍自貶損高官厚祿可坐而致也淮海不炙手於安石之門而北面於東坡之室文章行誼並駕山谷諸公間元祐初坡谷繼進淮海以次錄用而紹聖之事作矣淮海之在紹聖猶元祐也當其醉眠花下又安知身在寧郡耶昌黎嘗謂孟郊卒不弛有以昌其詩東坡曰不如昌

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氏不吾欺淮海  
蓋有得於此矣或曰古之君子猷猷不忘其君淮  
海脫屣軒冕肆情放志於宇宙間高則高矣非古  
人不忘君之意也子應之曰子獨不觀寧浦書事  
之詩乎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長求  
聞達日長聊以消憂淮海何憂乎詩云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紹聖以來羣賢迸斥  
奸夫竊柄剥牀而膚可虞城圯而隍可復淮海之

憂益在是耳在天下者不忘其憂在吾心者不改其樂淮海之志惟志於憂國憂民故淮海之氣不詘於流離遷謫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此淮海之所以超逸絕俗者歟因橋之名以求其實因淮海之迹以求其心受祖所望於橫之士君子也衆皆曰然請記之

重修橫橋記

明  
楊芳

粵西亦南徼一大都會乎會城內外環繞皆山也

山多石維石巖巖多象火火於卦為離離在南方  
為正位亦文明之曜顧形家者言五星歸垣者也  
次則水火宜乎濟會城礫石冽熾火氣勝矣唯東  
西二水瀝溪遶郭而橫橋綰轂其口此謂離得坎  
濟其不及人力而奪乎神功者也奈歲月侵尋水  
潦交嚙橋日就圯矣諸長老謁余請曰吾儕生長  
於斯聚廬託處於斯亦唯是食力之圖毋自隳棄  
儻橋圯而水益邁迅山益峩崑生息謂何於余心

有戚戚焉乃謀之藩臬諸大夫屬郡邑鳩工庀材  
就舊址增築之遏東流之水不得南奔引西流之  
水使之東滙湯湯乎趨象鼻山之下會鬪雞山之  
南而滢迴焉乘堞俯瞰隱如長虹蓋象鼻歸然足  
導生生之氣而兩江襟城其流益壯是在地戶為  
拂振而又加之臬矣事告竣諸長老欣欣色喜願  
碑成事於橋之上余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補天  
造以維地軸以興人文以阜民財歛張坎離之門

戶以濟未濟為萬世永賴斯子大夫之力亦子大夫之慶也不佞何有焉蓋聞之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余撫綏此土苟有利地方則為之直亦因天因地因人而就其功者也其何伐之與有若記以耀成事俾示後於永永則不敢辭

闢府江險灘碑記

翁汝進

蓋嘗讀易大傳而嘆治理之難竟也乾坤始交屯蒙需治訟而師之比而畜之至履而泰矣乃猶有

否存焉然則君子之裁成輔相以左右吾民者又  
安有已時耶昭州僻西南夷不隸禹貢從古聖人  
所為開闢洪蒙驅除民害物土之宜倫常之教漸  
被未及自秦始通中國歷漢唐宋羈縻屬之治具  
固已疎矣國朝德教洋溢經畫周詳遐邇一體二  
百餘禩以來文明宣朗瘴霧開霽此亦泰運亨嘉  
之會已然豈遂無否塞其間大為民害而待今日  
之驅除者乎粵西三大江府江居其一會灘樂恭

荔諸水建瓴而下萬山夾峙而驚濤怒波之中嶙峋怪石村立鳧翔且隱且見積為航艦之仇攫之無不糜潰上下相視以為天梗不可卒夷蓋自昔為然矣夫天寧終梗吾民也今大中丞龍溪蔡公泝江來撫茲土親覲從舟之糜潰於所謂馬鞍山者喟然而歎思繼禹功以屬平樂陳郡守郡守慨然任之而異議紛起曰關鍵遊波包靈孕秀地脉不可制也曰是有神據焉昔嘗鑿之而流血且為

崇不可犯也曰石作水勢水匿石形孰入深淵施  
五丁力也曰工大費鉅成功不必安所辭咎也  
陳守笑不應募得上舍黃仲拙足智有材幹數效  
急公之義所製三角船千觔飛撞五爪龍蜈蚣鏟  
諸器匠心獨創口畫刊拔狀甚悉中丞公善之前  
後制臺戴公張公侍御呂公議協許取費齟羨於  
是肇舉開江之役屬朱二守董焉顧必沍寒水落  
方可鳩工籠石維舟架木懸筵百夫鵠立瀾瀑中

前牽後掣呼聲動天橫空下擊角舟所恃無湍不  
分飛撞所摧無堅不破龍爪所擎無根不拔蜈蚣  
所削無峭不平二守既暴露江許解衣投膠而黃  
仲拙率其五子及偕來韋尚諸兵盡忘其寒栗顛  
頓與激瀾砥柱爭數十年之命而竟勝之戊巳之  
際藤灣雷霹檢窖龍門龍口平巳庚之際馬灘上  
仰下仰福登穴口平庚辛之際永灘浪灘長灘廖  
灘小背金雞猪牙鱉洲六水關灘平凡歷冬春者

三而工告竣雖林立鳧翔勢不可盡去而舳艫所  
經無一拳之梗矣雖陽朔蒼梧之境難以越俎而  
險在乎樂者盡夷矣自今以往沿遡邪許出沒齊  
泊蹈水之道靡復抵觸而剖判以來生民魚腹之  
禍當今世而銷弭者伊誰之力太行王屋之山方  
七百里高萬仞舉而移之朔東雍南若挈壺醯醬  
甌匹夫精誠而能動上帝而驅操蛇之神况一時  
諸臺痼瘵民瘼率作庶僚天人助順且奏百粵而

措之衽席何有於一江哉曩時諸蠻蜂屯鳥起攻  
剽無忌於是有大征之役鯨鯢既封餘魂假息於  
是有屯戍之役夾岸層巒戢戢翳莽叢棘鬱為封  
豕長蛇窟竇於是有刊木除道之役深潭峭壁斷  
崖頽岸四無蹊徑不可躡足於是有開峽梁津之  
役嗚呼爰有府江民害非一賴先後當事鉅公次  
第蒐獮捍災禔福並載郡志顧害在蠻寇在榛莽  
在阻深雖芟夷斲築於今猶虞其後不無芽蘖圮

壞孰與此九淵魁壘碎而投諸渤海之尾永貽萬  
世安哉是役也費帑金五百八十餘郡守首捐百  
金二守以下捐助有差者皆不與焉不佞汝進及  
前任廉訪使漳浦郭公始終襄事予惟客冬泝虔  
之十八灘而來舟觸石幾潰而他舟之潰於石者  
不一而足竊嘆以為中而不復峭者石死而不復  
生者民假令神禹嘗涉方焉寧畱遺於今日哉既  
入府江而灘工正舉不覺躍然是以樂為勸云工

竣伐石紀而銘之銘曰與民同患時惟聖人天地  
參贊草昧經綸昭介炎徼山川阻深聲教弗暨誰  
為亨屯於皇昭代不鄙其民交荒平險視古為勲  
天洗瘴癘運啓文明衣冠城郭阜阜殷殷崇岡於  
宵滌焉如焚大江中流舳艫駢臻寇盜既夷探丸  
不聞維彼積石礫硠嶙峋離立駢峙蛇伏螭蹲素  
流多梗雲洩雷渰餘皇觸之倏忽隱淪一前百卻  
咫尺千尋自勃相持篙師駭魂中丞桓桓秉鉞南

巡馬鞍之咀意急推冰三臺合策禹功是繩爰命  
刊鑿惠我黎蒸誰其尸之惟守與丞庀工率屬授  
餼董程嚴辰肅月水揚石糝操作而前以與險爭  
雷朴流響山谷震驚虎牙桀立譟然巨分章木三  
長厥功告成寒波練委晴川掌平咀矣有行元圭  
錫令振方畏途斲費永寧誰謂粵險一葦可行浴  
迦擁檝娑娑謳吟萬世允賴四公之仁安作俚詞  
以勒貞珉

梧州義田記

陳鑑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之經則有常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莅梧之冬水西坊火為賑其集屋者率菜色鶉結嫠居十七怵然有感於裘因徧索城內外不贍授衣者踰百周之嫠獨倍異哉粵西戶口不繁坐此中風氣惡類寡人之媮若此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之什曰伊寡婦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

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斯民者而誰余為冬計  
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糞粥置  
田若而畝歲藉其入為可繼冀漸拓之以備水暵  
灾青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  
曰惠病於小弗病患也沾沾之勤以俟西江將索  
顛連於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寧詎車塵  
馬足之間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  
之中有粵粵之中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間

之為見斯亦狹矣若其兼總八字昭蘇萬有并異  
類於同體引一夫為己辜則悟之外有天下此其  
為無告也不可量數奚翅十萬戶云乎余姑及其  
可暨云爾或又曰常平預備社倉其可廢乎余曰  
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廩穀近千積各州縣穀  
累千為賑備有出無收即預倉義也若社倉易散  
難收其弊滋多惟常平倉則魏李惺平糶法漢耿  
壽昌穀賤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法也專

主糶糴本常存惠以不費為千古不易良法第綜  
理非其人更增閭閻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  
子

義倉記

林春茂

荒政之重於為治也豈細也哉昔長孫平領度支  
見天下多水旱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一石以下  
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簡較以備凶年名曰  
義倉朱子在崇安請立社倉一所借官米六百石

為本而取息二分歛蠲其半大饑悉蠲之行之數  
年子什其母更不收息雖遇凶年民不缺食王政  
先救荒而其要在儲蓄二公之計慮深遠矣我國  
初每邑有倉而又設倉於四境用官鈔買穀儲貯  
僉點大戶看守其初益甚善矣其後斂散不時文  
法繁瑣吏避事者視民之殍不以請發至化為浮  
埃聚壤而不可食看守者傾貲賠補由之廢弛今  
并其基址而無存者此與懲噎廢食何異哉獨預

備倉貯於州邑其藏有限且所惠不過市井游惰  
輩而遐陬僻壤力穡遠輸之民雖轉溝壑而不能  
沾升斗之粟其勢然也余治懷之三年諸墜廢稍  
舉而新至義倉條陳於部使者馬公批示為治首  
務著實舉行謀之父老有云懷邑多穀凶荒少往  
歲旱傷穀價反賤蓋徂目前之無虞遺預防之至  
計也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况懷集半梯田而四  
山多獠獠無桑麻棗栗之饒閭閻少蓋藏一水通

東粵其穀可出而不可入設有重災匪特流亡而盜寇滋起矣於是捐貲每里立一義倉每倉置五十石令民出粟每畝二升助之榜之通衢時一保長朱鏜出穀十六石後無繼之者乙酉秋旱傷既甚百姓徬徨方行禁糴止商穀五十餘艘遂取贖鍰買入預備倉者三百石又買二百石入義倉以俟平糴餘令民間自買獨郭襄陽買穀六十五石後亦無繼之者嗚呼好義之難得如此使饑饉薦

臻公私俱困其極也必令勸借而不免於乘機搶掠富戶不能安居孰若隨處積穀隨處散給積貯而有備之無患者哉是倉也在城廂者一在坊郭譚村西水獨週者四惟務本里頑愚懲之而不願立其法掌之以保總保長而老人兼之立簿三扇書其歛散之數一藏於保總保長一藏於老人一藏於縣游手游食者不與殷實者不與無行之士不與每石豐年收息二分中年一分歉則加耗五

升散以仲夏歛以仲冬俱登於籍其以濕惡還者  
有罰故負者削其籍總之不外二公舊法而酌以  
時宜也既歛之後本縣稽察出外之數具報於府  
不登循環其侵匿那移責之賠償而痛懲有罪嗚  
呼治法貴於治人善始不必善終冀後之君子雅  
同一心可垂永久不然其不為豪猾之侵耗者幾  
希於是乎記

廣西通志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騰錄監生臣田琦紳

欽定四庫全書

廣西通志卷一百八

藝文

歷朝

記

二妃廟記

唐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  
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於州刺史御

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職會郡吏洎衆工發  
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均節委積咸執牘  
書至於廟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於上游陶  
埴於水涯廼桴廼載工逸事遂廟貌顯嚴粲然而  
威十有一月庚辰陳莫薦辭立石於廟門之宇下  
伏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  
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名弼成授受內若  
麗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

亦不返食於茲川古有常典毆被戾孽恢宣淑靈  
罔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其恭有必其馨陳牲爰  
告即石是銘銘曰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型瀉汭  
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  
主毛牲既鬻椒馨爰糈嗣於萬年期保伊祐潛火  
煽孽炖於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共邑人羣吏告  
於郡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於江  
既平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左右率從神樂來

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主

集作玉

以對嘉祉南風潏潏湘水如舞將子無謹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柳州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偈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

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  
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  
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  
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  
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  
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於隱遠而取其地  
其旁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街北屬之江告  
於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

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  
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  
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  
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  
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  
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  
復就

柳州羅池廟碑記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舡一作涉池園潔修豬牛鴨雞

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  
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父  
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  
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  
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  
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

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

景辰

國諱丙故曰景

廟成大祀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

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

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子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

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

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

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舡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泊

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

兮不嘖以笑鷺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  
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  
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  
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於世世

桂州新修堯舜祠祭器碑記

趙觀文

皇帝御宇大順壬子季冬十二月故府司空潁川

陳公自桂州觀察使膺制命建靜江軍號仍降龍節明年春二月准敕有事於堯舜二祠禮畢顧謂府長史朱韞曰吾軍旅之事則嘗聞之俎豆之事未之學也子嘗知書好古試詳此禮得合於經乎韞惕然而對曰韞塵走下僚安敢輒議祀典公諭之曰古有綿蕞定大禮者皆草莽之士爾今為上佐佐於郡政何謙而不言韞辭不獲已而對曰嘗見開元禮有祠古帝王之制今請求知禮者共為

刪定矧帝舜南巡標乎古典惟茲法物豈可不周  
繇是命有司撰三獻官冠衣劍佩三十有九贊引  
禮生衣帻一十有六籩豆簋盥洗尊爵幡鼓七十  
有七儀品斯畢具表以聞帝曰俞哉褒稱綸言不  
載如此今僕射彭同兩使可繼巨屏守簡子至言  
者九同關西不惑者三追念前功若已有之以觀  
文明廷擢第故里遠歸有陳蕃下榻之知有智伯  
國士之遇有魯肅指困之意有平仲脫駝之識授

書詰旦猥屬斯文觀文謬以二雅得名實未造軻  
雄之旨克讓未果是故直書庶幾正教傳乎不朽  
作頌曰大哉堯舜真風不弭以聖禪聖不子其子  
舉登賢庸投凶禦魅化匪逆人遠來近悅大功漸  
著南巡脫屣九疑雨沉蒼梧雲起偉歟元蹤遺於  
桂水蒼生思之牢醴千祀俎豆禮缺元侯克備發  
揮古典駢羅雅器三獻得儀雍容劍履教人為臣  
可達深旨翠巘稽天紅輪出地得君臯陶千載意

氣中興有帝無令伊恥

全州磐石廟記

宋 黃庭堅

磐石廟在州西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諱世  
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用不盡其材而威  
惠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子立考課法進退州  
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  
運使杜植提點刑獄楊寧奏言潞汾都監文思副  
使王某嘗任全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邕管時其歸

師將犯桂州而北掠以獠衆壓全境吏民皆欲空  
壁出走某調民守城提兵扼灌陽會官軍破賊民  
至今以為老幼不失業皆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  
天子從之侯入境全民歡呼迎道侯順民之欲除  
其所惡而州以大治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  
對曰前時供厨以十數卒為白望漁奪於市又以  
十數卒為河巡脅取行商權賣三渡貧民或終日  
不得往來開内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舖戶

鹽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貴連賀取魚苗蓄之官池又採斑竹箭箨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弊一日蠲除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為邦治夫子廟興民學表孝子廬興民行治軍旅無赦聽訟立決無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因作廟於磐石寺隅臨官道歲時祀之全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會獻可擢西作坊使知

盧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意噫循吏之無稱久  
矣故樂道王侯之政又為詩遺全民其詞曰清湘  
淵浚兮上磐石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生  
兮不以金帛邱壑舍山兮侯安此宅山之下兮松  
栢蒼蒼至於雲來兮日遠月忘我民奉侯兮歲歲  
蒸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柑綠橘兮薦清酒  
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為舟  
兮雲為馬嬉於川兮獵於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

土為來者師兮我民受嘏

三元祠記

郭見義

儒道之隆污常應天下之治亂自秦漢以來其迹可考本朝承五季之後稽古體文之意率為疎闊列聖相繼純用德教思得儒士而任之於以斟酌前代取士之法杜塞他蹊專尚進士昔人指此為將相科者非虛言也天下之人從風而靡三尺之童悉皆肄習間三歲下詔被褐搗袂求舉於府若

州者以數十萬計府若州考試之定其可舉而薦之禮部者尚數千計禮部考試之加詳密焉第其可進以名上於天子者不過數百人而已天子為之躬御便殿手執文柄乙夜觀覽其皆無害然後臚傳於九陛之上釋其布褐而命之以官凡得與於數百人之列已為難矣而况自府若州以至禮部以至天子之庭皆魁其選其難易為何如自非懷竒瑰絕異之才淹貫乎學問而克備乎文辭者

其孰能此始平馮公名京字當世世為宜之龍江人從其父商遨遊四方生而英爽俊邁氣蓋一時翰蹊墨徑絕人遠甚幼寓試武昌而發解慶歷之間始與羣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為元龜廷試賦蓋軫象天地是時朝廷篤尚聲律之學而公之二賦清婉瀏亮典麗道密魁多士四方之傳誦其文模擬竊取乞靈假寵以長雄於詞林者不可勝數其後被遇三朝徧歷華要出入中外且數十年晚

乃擢任政機引經斷國雖當全盛之時身名俱榮  
能如公者蓋亦鮮焉生公之後者想望丰采孰不  
興景行之意而此為父母之國墳墓存焉喬木森  
然顧獨無一楹之宇以為邦人奠酬之地其為缺  
典甚矣今郡守李守柔為政二年羣務畢舉初議  
興葺祠宇肖公之貌而事之一日顧謂其僚郭見  
義曰吾欲為是可乎見義曰稽之古義則高密建  
鄭公之祠取諸近規則曲江立九齡之祠在人耳

目皆為美談何為而不可於是卜地於城之東偏  
焚蒿菑翳輦土瓦礫築為墻垣直如引繩為堂三  
楹以宅其中不崇不卑雅有制度樸斲塗墍必堅  
必良氣象周密可謂百年之計公像在茲凜有生  
氣嗚呼懿哉他未有也問費焉出則首捐所受之  
俸故應者悅問材焉得則市於積儲之家故辦之  
疾問工焉取則募夫末作之徒故從之易四境之  
內或未及知而祠已成矣既成而落之衆莫不稽

首歎息以為百年未舉之事而成於談笑之頃若有鬼神陰相之者何其盛哉蓋自今以往殆有崇而無替來者必謁過者必式歲時必薦興事必禱庶幾無罪悔如是則李侯之嘉惠此土可謂備至矣若公之行事具國史茲不復載

三先生祠記

張 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即學宮明倫堂之傍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

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  
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諭之曰師道不可不立久  
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  
如者以師道不立故也凡所謂為士者固曰以孔  
孟為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墻則亦  
沒世窮年俵俵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  
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  
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

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  
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而世  
之學者鮮知信慕間有號為推尊則又或竊虛名  
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為病是則師道雖  
在天下而學者莫知其立也桂之為州僻處嶺外  
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  
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為急  
繼自今瞻三先生之祠者味其言考其行心存而

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興  
與濼江相無窮矣濼溪先生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  
特邦之士云哉

堯山濼江二壇記

張栻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山川山川之所以為神  
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  
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

字隱顯之際誠不可掩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而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字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為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也亦偶然而已淳熙二年春某來守桂按其圖籍覽其山川所謂堯山者盤據於東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茲山獨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冒其巔山之麓故有唐

帝廟而灑江逶迤清潔可鑑其源發於興安與湘江同水而異派故謂之灑而凡境內之水皆匯焉以是知堯山灑江為吾土之望其餘莫班也歲七月彌旬不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未盡望奠於城觀之上未及旋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邦人懽呼穡以大稔念山川為吾土之望而壇壝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因卜地得城北疊綵巖之後隱然下臨灑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值面

勢四環表裏呈露對築二壇以奉祀事為屋三楹於壇之下以蔽風雨其外則遠以崇垣踰時而告成迺十有二月丁酉率僚吏躬祭其上以祈嗣歲事畢徘徊喟然歎息退述為壇之意以告邦人與來為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彼也

舜祠記

朱熹

靜江府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益莫計其始所自立而有虞氏巍像在

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今直秘閣張栻始行府事奉  
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像錯陳遽以淫厲  
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知無有遠  
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於此弗  
圖弗草栻則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  
國典毀諸所祀不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  
茲役作始踰時訖事以告門觀顯嚴雜還遠屏外  
朝內寢帝及二妃之神恭已南面儼然臨之秋七

月癸未侯率其屬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享皇靈  
三獻成禮神人浹和民吏駿奔詠歎興起合辭懇  
請願著名章佻來乞辭以昭無極熹竊惟帝之所  
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  
傳記所稱南巡不返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  
考證則皆罔敢知惟是天命人倫之際帝之所以  
垂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  
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策而題之俾刻焉其詩曰虞

山之土澼水之澣旌修虞祀九歌韶舞有美張侯  
牧此南州懷帝之仁荅其祐休再瞻祠宇顏剝支  
柱明靈弗蠲淫傲駢伍乃敦綱紀乃夷乃攻乃堂  
乃基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  
饋來祀惟帝之則規員矩方即物而明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飛潛動植恭已當天雲行雨施惠於來  
世億萬斯年窮天博地峙嶽流川矧是南方舊惟  
聲教愀然見之興起則效子隆於孝臣力其忠侯

拜稽首惟帝之功

海陽山靈澤廟碑記

陳邕

湘灑二水之源其山曰海陽海陽之巖嶮絕幽邃  
泉出深竇注於溪遇鑿嘴折焉右曰湘左曰灑湘  
北至靈漚洞庭入於江灑南至廣信達番禺入於  
海各行數千里過郡五六利澤所被悠遠廣大而  
實海陽之自出則是山也殆與淮之桐栢江之岷  
河之崑崙同類其發有本其流無窮變化功用固

非他山所敢班而氣之所感能通造化司雨暘以  
福一方於理則宜祀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初不俟飾異說以神之也山故有  
祠漢屬零陵今隸桂林之靈川郡邑吏民若逃若  
遁旱潦厲疾必齋以禱精誠潛孚如響斯應乾道  
間大帥范公以其狀聞於朝有詔賜廟額曰靈澤  
淳熙十年漕使胡公庭直復以請有詔錫侯爵曰  
惠濟褒渥薦加神之威靈益顯矜嚮不違如親受

職父老侈是賜也願饒巖以永其傳余湘人也而  
官乎澗之濱故特推明是山之所以為神者表而  
出之俾民敬事益無怠若夫旌感應之實贊正直  
之德則有天子之休命在

重修二妃廟

林 岵

二妃堯女舜妻也古之記禮者曰舜葬於蒼梧之  
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二女見於書二妃傳於皇甫  
謚當以書為正天有四星妃象也堯以二女妻舜

而授之位茲其為妃匹也然舜攝位行政巡四嶽  
矣命禹之後高拱穆清又巡蒼梧之野何邪舜之  
葬蒼梧與否二妃之從舜與否皆不可知而舜嘗  
巡南方宜祀舜今在在有舜廟二妃廟祀楚曰湘  
君秦曰湘山晉曰虞帝二妃唐曰黃陵而零陵之  
湘源亦因之韓昌黎柳河東所述其文偉矣湘源  
今全州也廟貌堂基屹然湘岸之北出城南百步  
許維舟三十六可抵祠下春秋祈賽豆籩笙鼓告

至告去曰雨曰暘唯是修廡崇局有俟斧斤丹雘  
者岳為州明年召匠掄材次第興繕辨方啓闕闢  
地東西增其高明復其寬潔非人實能惟神永隲  
田穀屢豐舟航四達犧牲椒醑不勞致禱非神實  
私惟神罔斲廟既修矣諗於士民曰若知二妃所  
當祀乎夫舜居深山堯聞聰明使子事之二女女  
焉二妃以事父之心事其夫內行彌謹可謂賢矣  
夫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夔夔瞽瞍亦允若二妃

以事父之心事其夫之父母嬪行婦道可謂孝矣  
帝子之貴能賢且孝百世並祀不亦宜乎江流滔  
滔晝夜不息沿湘上下廟而祠者相颺游而尚德  
也招冲漠鄰泰初揭古道勵來俗余與汝邦人其  
何敢怠衆曰然紀於石

忠佑廟記

毛鏜

嘗謂一氣流行萬物化生惟人得其秀而靈正而  
直而聖神則最秀最靈而最正者也吾郡有神曰

陳侯忠佑廟者貫本郡人肇跡於隋唐卓犖倜儻  
不詭隨於俗當時為郡庠生隱居求志樂道不仕  
及其沒也為神靈顯凜然若存益鍾光嶽之氣萬  
物之最靈者也吾郡介於楚粵之交民夷雜處維  
時盜賊蜂起煽殃賈禍聞神之名罔不起敬起畏  
落魄喪膽不攻自破吾民得免於兵戈者非神之  
力歟且吾郡僻居萬山盤結之中嵐瘴疫癘每作  
亢旱綿雨失時凡有所祈禱其應如響是蓋世歷

千紀功在斯黎神之威德真可為萬世不磨矣先  
朝嘉泰封顯應侯今上前嘉熙二年加顯應孚佑  
侯至是有司又以事聞復蒙恩旨加顯應孚佑廣  
惠侯隆名徽號照耀古今聖德神庥播聞遐邇故  
被其澤者思其澤與時序相為循環與人心相為  
悠久而惠之所流者廣矣神其不昧益加庇護上  
不負朝廷報賜之禮下以慰臨賀厚望之情庸非  
斯世斯民之幸乎愚也荷神默庇躬逢其盛故因

人心喜談而樂道之僉以為可命石工鐫於勅命  
之下以永其傳云

靈濟廟記

元黃裳

興安靈渠自史祿始作以通漕既而漢伏波將軍  
馬援繼疏之唐觀察使李渤始為鑿堤以固渠作  
陡門以蓄水而防禦使魚孟威復增修之更四賢  
之勤歷秦漢暨唐而後其制大備以迄於今公私  
蒙其利益千五百有餘歲其致之者漸也皇元至

正十三年之夏山水暴至一旦而堤者圯陡者墮  
渠以大涸壅漕絕溉而向者四賢之勤千五百餘  
歲之大利蕩然矣有或興役而塞踰二年輒復壞  
於是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唐兀公悼功之  
不成憫民之重困悉發近歲給祿秩錢五千緡付  
有司具木竹金石土穀募工傭力而命靜江路判  
官王君惟讓蒞其役憲使張君文顯專督之羣材  
委積庶民子來時維秋冬之間積雨渟溢畚鍤難

施二君承命督涖懼弗克稱周詢有衆得四賢舊  
祠於西山地側相與匱瘳篚幣而請禱焉燔裸未  
終而雲日開朗役者築者斲者礮者斲者手足便  
利無有所苦併力丕作於是鑿陡之制加於初漕  
溉之利咸復其舊矣比竣事二君圖所以荅靈貺  
者顧廟貌窳陋不稱神棲既歸復命具以故告公  
曰神昔勤渠利茲復相予克績舊績休嘉駢應宜  
有隆報惟增飾祠像肇置土田庶幾神民永久有

賴惟二人其卒圖事二君請即經營撤敞為新易  
卑以崇庶陞有嚴門堂有秩像設如在精靈炳然  
民吏具瞻罔不祇肅命之曰靈濟之廟乃計財用  
得羨錢二百七十五緡買民田十有八坵歲收米  
若干石舉祝史粟康叔掌之以奉晨夕膏鄉之費  
府僚合議辱徵裳文將刻石廟門以著不朽竊惟  
嶺南之民好祥瑞侈祠宇其俗固矣惟茲四賢其  
生也於靈渠之興能合智以創物其沒也於靈渠

之壤能攘患以庇民是在祭法所當祀者豈與他祀比哉廟作於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成於六月甲子公之爵里名氏已見修渠記其供億受事之人與夫食貨財力田畝之數則記於碑之陰云

太平府城隍廟碑記

明 黎 淳

為國者築城濬隍固封守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禮云城郭溝池以為固用此道也然天地間鬼神體物不可遺冥冥之中城隍實有主焉蓋有是

實理則有是實氣理乘氣行微而顯費而隱乃誠  
之不可掩如此惟太平古南粵地谿崗曠深俗殊  
中夏雖州府於漢唐咸因克制寨崗於宋元惠莫  
肯馴至於皇明始歸一統綱常倫理靡悖國憲衣  
服飲食循用華風城隍廟在府治東半里洪武已  
酉改路為府自馱盧還治麗江肇建祠宇粵俗尚  
鬼凡民夷有事悉來祈禱神亦屢著靈驗愈人之  
疾活物之命救歲年之災為有司所嚴成化丙申

太守番禺何公楚英移龍之節來為郡偕二守通  
山韓公廷或通守揭陽蔡顥等同寅協恭振立綱  
紀勤勞盡瘁用濟民艱原歲久旱自冬至今不雨  
至於春分田畝輟耕太守憂之乃率僚佐官員府  
史胥徒鄉耆里嗇竭誠修禮祈禱於廟翼辰陰雲  
四布越三日大雨霑下土脉悉潤犁鋤遍舉民勤  
播種秧苗罔遺已而踰月又不雨仍來懇請甘澍  
如前五日乃止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百穀生遂秋

成有期賦稅豐完盜賊寧靖太守以悅邊境以安  
蓋太守為時名臣初拜御史立朝敢言以剛直忤  
當道左遷縣佐助天兵平兩廣有功累陞今職其  
英烈之氣自足以動天地矣而二守暨諸公皆更  
化善治簡任賢哲一心一德為國仁民人心之靈  
固有攸在也府之勝槩如將軍金櫃筆架青蓮諸  
山左右屹立而大江遶前涵輝漾秀昕夕薦靈山  
川於人亦良有助夫以人心之靈而感山川之靈

又以山川之靈而協人心之靈城隍之神司之陰  
為佑助於其間即所謂理乘氣行體物而不可遺  
者則凡動物興祥皆常事耳又況以太守之忠義  
感召乎太守每念廟祠逼隘且將朽墜謀於僚佐  
圖一新之用谷神庥適有橫槎梓人執藝來謁於  
是二守暨闔郡官僚各捐俸資掄材琢石運甃陶  
瓦費悉公出財罔民徵經始是年六月戊子落成  
八月辛未開廓地基為正廳五間高廣倍舊中塑

神像前豎門扁綵繪丹碧繚以周垣望之巍然雄壯一方民夷雲集祀事日虔靈光益著矣太守乃因二守書特來京請為碑記太史公為文以勗神曰維明有禮樂扶植陽道維幽有鬼神掌握陰靈禮樂興治道備鬼神安氣化全今高城深池神實司之遭逢聖明不鄙夷僻壤一春同育俾賢太守冠裳爾形容堂宇爾家室劔佩爾從官凡新任必預盟誓歲祀必先牒告出謁入叅禮罔暫違皆敬

神也爾可不思盡職乎其必舒英闡靈貫通幽顯  
弼亮聖天子宏宣威德永奠南陲贊助賢太守以  
養以教靖其政刑輔翼明教育成子弟降山川清  
淑之氣鍾為俊英節宣日時風雨寒暑順適時令  
以蕃百穀以消百病孝子慈孫義夫節婦則默相  
之或狃於蠻俗不信道悖是者則譴罰之凡在無  
事時皆然至若一旦徭徭竊發或外夷內侵尚當  
率屬百神折衝銜枚保障一方務為豫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弗當為秦之象城復於隍弗用師斯永  
莫厥位矣維時郡臣敬聽罔怠遂書以刻於貞石  
銘曰用夏變夷國有守臣輔德降祥責在鬼神祁  
祁甘雨既蕃民食赫赫厥靈勿羞神職陰陽表裏  
一敬奉天皇圖萬世廟祀萬年

諸葛祠記

孔鏞

桂林郡城北隅今按察廳事之後有山其勢起伏  
若蟠龍之狀遂即山之巔建諸葛武侯祠歲久廢

壞成化十七年太監劉公來鎮始至往謁周視祠  
宇頽傾像設暴露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今  
祠之如此何足以棲厥靈也乃欲鼎新之時值荔  
浦蠻尚竊發跳梁平樂恭城方整舉軍旅往討其  
罪弗果越三年寇息民安時和物阜乃與鎮守副  
總兵王公御史荆公合謀於衆伐木命工撤而新  
之不兩月祠堂成肇始於成化甲辰九月二日訖  
工於冬十月有八日也堂之中重飾武侯像又為

之龕以蔽塵坱締構堅密制度宏偉三公又率二  
司文武僚屬奉庶羞告成拜跪有位薦莫有所於  
是文武僚屬與桂林士民皆忻然稱嘆曰三公為  
此其可謂尚賢者哉然不為之記不足以垂永久  
僉屬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綱常為本周衰王者  
之迹熄至於秦壞極矣漢興學校乃復得聞先王  
之道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乎明矣降及獻靈  
姦盜既起曹氏最為雄盛乃逞其詐力竊據大柄

而天下豪傑之士靡不屈節而從之其所圖為者  
皆僭竊暴逆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時獨武  
侯抱道南陽三顧而起毅然以誅曹興漢為己任  
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  
人曉然知曹氏之為賊綱常之道振而不泯後之  
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扶世立教侯之功大矣豈  
特禦大災捍大患而已耶天下祀之實宜往時守  
臣多以崇修佛老以徼福利而先賢之祠雖頽廢

弗顧今三公獨能舉此誠所謂尚賢者哉劉公名  
景王公名受荆公名茂皆以聲著宜其所立有過  
人者於是乎書焉遂命工俾刻諸石使後之來者  
有所考云

劉賢良祠記

周孟中

忠義人心之同然惟無所利者有憂天下之志而  
后有憂天下之言感激而發雖若得已自有不容  
已者矣若夫有所利者雖身當天下之任言固不

可已也而亦已焉况可已乎此天下之所以日趨  
於危亡而卒莫之救也嗚呼忠義豈非世教之大  
閑哉唐之李世宦豎橫恣把握國柄天子孤立於  
上羣臣側目於下禍稔蕭牆患生帷幄當時在廷  
之臣無有一人能言之者劉公蕢昌平人由賢良  
對制策感激痛憤指斥權奸言詞剴切大率勸文  
宗判忠邪之分專將相之權遠刀鋸刑餘之賤以  
復掃除之役正中外南北之官以示畫一之法其

言皆鑿鑿可行惜乎主司馮宿嘆服而不敢取宰相裴度韋處厚抑讓而不欲言公由是不得仕於朝竟貶柳州司戶間行田畝墜馬而亡家人具棺歛以載鴉鵲啣枝螻蟻運土已覆其半人見其異遂封土成墳今在鷺山下五里許有石刻曰劉賢良墓鄉人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焉嘗聞漢楊震沒有大鳥悲鳴其前流涕而去宋岳武穆廟樹枝至今皆南向古今忠義之感鳥獸草木猶若有

之彼奸諛者獨非人乎哉於戲自古天下之害莫  
有大於宦官其禍至使先君不得正其終嗣君不  
得正其始宰相諫官一無所言天下何人復敢言  
耶公起自草萊披瀝肝胆為天子極言之其志在  
痛社稷之危生人之困而不欲竊一命之寵故忠  
義之氣感激而發自有不容已者矣彼宰相如裴  
韋之勲舊賢德其於言也在可已乎不可已乎乃  
噤無一語豈其志患激中官之禍而委曲以為社

稷之計耶然於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殆未之聞耳況自是以後中官之勢益盛而唐家之業日趨於危亡矣由是觀之借曰不利富貴三尺童子亦莫之信非李邵能以已所授官讓蕢其誰為國復申一喙哉雖然公之志不得伸於當時後世人主讀其策而謹履霜之戒大臣讀其策而知殞厥之義學士大夫讀其策人人皆以公之心為心而不屑於富貴其何憂乎宦官之禍於戲忠義

豈非世教之大閑哉成化十三年廣西布政司右  
叅政三山黃公墳治公墓繚以周垣且謀諸郡守  
阮文英建祠柳州城西關外春秋有司率邦人之  
彥祀焉尚未有為之記者予奉命督學始至柳與  
叅議林公同僉事李公延俱拜祠下退謂子曰盍  
記以風後學遂書此授知府周欽同知曾綸刻焉

王公祠記

包裕

海岳鳩靈山川毓秀豪傑之士挺生於其間以文

金匱要略卷一百八  
章忠義顯著於時者是蓋天地之正氣滄蒸於川  
岳所鍾不偶然也故詩咏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史  
載眉山鬱秀三蘇出焉吁孰謂人傑之生不本於  
地靈也哉若宋狀元王公世則桂之永福人也世  
居邑之華蓋山下隋大業間有雙鳳巢山頂百鳥  
羣集宋建隆初鳳復來巢因改華蓋山為鳳巢山  
而公應瑞生焉公端重秀穎異常詞翰出人意料  
氣蓋一時太平興國八年鄉薦之禮部試大廷時

得二百三十有九人公哀然首魁天下太宗時幸  
金明池乃宴公等於瓊林苑進士賜宴自公始也  
後公以政最進居諫垣時太宗有事交趾擢右正  
言使往覘其國公至彼贈遺無所受遠人懷畏及  
還條陳事迹及山川形勝上之太宗嘉其忠清與  
蘇易簡輩進直史館恩禮優渥淳化二年公以帝  
在位久自楚王元佐廢儲貳未立語同列曰今日  
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乃帥馮拯尹黃裳輩伏闕

上疏忠憤激烈言甚切直太宗大怒遂罷公館職  
與馮拯等俱斥之嶺南公知象州夫公之清聲雅  
望與呂文穆諸公同時並美孰意公竟以是弗克  
大用於時也惜哉正統丁卯郡守姑蘇吳侯惠始  
為公建狀元坊以旌顯之後坊毀於兵燹扁置園  
囿中殆今六十餘年矣正德庚午泰和劉侯敵來  
宰是邑清滌崇祀先賢遂慨然以興復為已任乃  
卜學宮之右鳳巢山之下即公之故居鳩工庀材

築墓建祠制度雅素規模渾堅深有慰於鄉人之  
景仰也經始於是年十月落成於明年辛未四月  
是役也材市於商工出於募分毫不擾於民矧又  
得守備魯君宗貴邑博馬榮幕僚祝麟相與贊襄  
所以事易集而功易成也嗚呼鳳鳥世不常有之  
物也自隋大業至宋建隆幾五百年兩至其邑而  
生公自建隆迄今又五百餘年矣天運循環列聖  
繼作治教休明九苞五采之瑞將不至於斯乎其

間必有文章忠義名世如公者出焉此子之記不  
惟表斯祠之創建以顯山川人物之盛抑亦有望  
於斯鳳之再至而鍾吾郡邑無窮之瑞者生員張  
灝朱會輩致狀請予記將勒諸貞珉期與張曲江  
唐質肅馮三元之祠同侈美於永久焉敬書此以  
復

伏波廟碑記

蔣山卿

古之豪傑任大事而立竒功足以利國家垂永久

者其大致有三曰幾曰忠曰智而神存乎其間當  
炎漢中興赤符再啓光武提一旅之師掃除莽賊  
芟剗羣雄恢復舊物如取之掌於時徵側以孱然  
一女子盜弄甲兵於荒服之外漢方棄置不顧將  
軍知時不可失毅然請往帝不可抑衆不可撓此  
則乘時應會而先奪其心者也夫是之謂幾交阯  
隔絕嶺海深入百粵漢之士馬往往冒炎蒸觸瘴  
霧物故過半人鮮輕入將軍獨犯難不顧督樓船

之軍跨海而進破賊於浪泊之上此則蹇蹇匪躬  
志死國事者也是之謂忠及誅徵側餘黨悉平驅  
逐交蠻還之故地界嶺分茅標題銅柱以限南北  
此則識度超邁處置得宜籌算計畧已歸然為末  
世之規矣是之謂智嗚呼方將軍請行也帝已老  
之及據鞍上馬之時已毅然有分茅之志樓船南  
下指揮所及風行草偃迄今所向如故千百年來  
交人顧視銅柱信如蒼龜終不敢踰跬步以爭尺

寸之地自非有神明以寓乎其間烏能然哉跡其平生學問嘗感激思自奮拔以樹功名於世兄諭之曰女大器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既遨遊隴蜀知不足與共大事一見光武而識帝王之真從容數語臣主契合遂傾心北向攀鱗附翼以有爵土而漢家事業終亦賴之無負於君擇臣臣亦擇君之說是豈區區淺淺為小丈夫者之所能及哉將軍有廟在橫州烏蠻灘之北涯所謂以死勤事

以勞定國於法所當祀者茲土之人歲時伏臘必  
禱焉雨旱札瘥必禱焉諸往來者亦血薦惟謹歲  
丁亥十二月總制尚書都御史新建伯王公來治  
思田事過謁祠下慨嘆卑陋不稱顯祐爰命州府  
增飭棟宇作而新之初事庀材有大木二湍流湧  
抱自出灘下皆以為神明年戊子三月廟成郡守  
蔣山卿敬書其事以詔來世是役也馮推官衡實  
經始之州判姜璉亦有勞焉是不可以不附

三賢祠記

祝鑾

粵稽有宋以言謫昭州者吾得三賢焉華陽范公  
祖禹常州鄒忠公浩澹庵胡公銓載諸史乘可考  
也今廣西之平樂即古之昭州也而三公之名迄  
今炳炳與桂嶺縈山爭高足以摧奸鋒而定國是  
豈泛泛逐時低昂者伍哉廣西右叅政鄒君輓即  
忠公十五世孫也嘉靖丙戌夏六月行部至昭乃  
覽舊帙搜往蹟愀然挹公於羹墻間雖舊有祠在

龍興觀之東鞠為茂草久矣爰即鳳凰山之陬捐  
已俸為祠以祀鄒公范公居中胡公右焉蓋三公  
之學術既同其氣節又同流風餘韻百世無斁廟  
食茲土於法為宜亦所以揚前誥之休立人臣之  
軌興仰止之心而振習俗之敝旬宣之職顧不當  
爾耶瞻拜之餘聿符厥志於是郡守龍子大有請  
紀其事遂書其畧為來者驗焉

三功祠記

鍾芳

記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之所繫以為休戚存亡者也嶺南自秦政失馭隔為殊域漢興武師奮庸前有路伏波博德後有馬伏波援至宋又有狄武襄公青皆赫然以勲烈顯百世之下秩祀而無替焉博德當武帝時與樓船將軍楊僕擊南粵軍東南摧鋒陷堅而博德所將僅千餘人多方招徠功顧百之可謂得綏遠之仁援佐光武奉命討徵側將二萬人涉

數千里若拉枯朽所過繕城郭穿渠以利民申明  
約束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者二十年可謂得經  
畧之宜青機敏沉毅宋皇祐間儂賊叛亂嶺表震  
疊而能以蕃落騎絕險破之拔身戎行名動華夏  
可謂得折衝之勇夫三子者克敵之功同而所就  
各異青勇以致義博德仁以濟威而援也政以宏  
澤要之各有攸當焉儂賊暴強已甚戰不力則大  
事憤矣故貴剛克兵瞬息萬變上首功者或反堅

敵博德敗粵人因乘其釁而招之此以不殺止殺也故貴柔克兵戒戰勝生驕濶畧後事每啓他釁援獨不鄙其民而經制之與之更生是兼二子之長而又有終也夫政不足而後有刑刑不足而後有兵兵已矣以政終焉所以生之也援其最優矣乎或曰青以後事付孫沔不欲專其美博德綏定事史畧其文二子蓋無愧於援也理或然歟梧城東舊有尉遲敬德廟太守周任改祀三子名三功

祠致仕太守石君邦柱屬芳記芳故繹其實以詔  
後人俾知三子所以為功匪酷烈多殺之為貴也

翁公祠堂記

江一桂

太平故漢交趾裔地也歷代置棄殊規名亦互稱  
曰崗曰團曰鎮曰路土衙世握厥柄則均延及我  
皇明肇域有年始改府隸流銜位如制轄州若縣  
十九續改流者四漢官威儀其復覩於茲乎治據  
青連山之陽麗水旋折走其下交匝步武形若壺

然因號為壺城後諸山聯絡隱約絕類蠶叢絳白  
土人憑窪伏莽者為村二十有四綿亘百餘里是  
蓋左州之幅幘太守脊背之重障也先是左人內  
曩割質於龍龍人利而執之不復吐退土人慣險  
恣毒含沙射人三廂之域殊苦之孤城孑立三年  
疊役向無附郭以翊郡茲固太平肯綮之尤而有  
志所懼念者前尚書靜菴胡公會守是邦首築壺  
關以捍之方議復地更化尋以憂去間有嗣志未

就要之不得碩才偉望如稚圭希文者經畧於上  
則無以撻龍人之黠狡而翕舌之徒又從而譎張  
之是故機局之齟齬而難責究竟也已嘉靖戊戌  
我東涯翁夫子以跌宕之材汪濊之學跣跣之識  
骯髒之持風聲所屆罔不爭相淬浣以共於治時  
鄭守上其故夫子慨然嘆曰不復地附郭而欲太  
平其治難矣况控外勤遠以赫厥聲乎於是力任  
其事上之督府半洲蔡翁是之乃聞於朝下其議

夫子責成太平通判蘇廷獻馴象指揮王良輔隆  
安縣知縣徐琦相與勘整其事時龍方如塘靡靡  
罔敢喙息蓋深憚夫子之嚴明夫子亦貸其罪并  
蠲村民於三年用昭王化之平蕩也所復之地以  
崇善小江為界曰頓崗曰隴度曰乙曰包曰那邕  
曰賴曰弄化曰那勳曰得坤曰馱皮曰那陽曰盤  
馬曰那唵曰馱窖曰馱逐曰宜陽曰佈坭曰崩石  
約十有八村不貴夫全者舉其大而示之廣也如

龜放而還玉璽而完自勝國皇慶以來幾二百年  
陷溺一朝挈回衽席之上謂非太平之大幸歟新  
隸為歸化里合三廂之永興崇善之新寧共里六  
十均轄崇善以為附郭越明年庚子三月五日廼  
遷縣於郡太平之士民懽忻鼓舞滄滄乃歌曰地  
復於龍翳誰之功維翁夫子冒其無窮又歌曰縣  
遷於崇翳誰之宗維翁夫子怙其有終歌既相戒  
伐木礮石爰構書院於層岡額曰肇化言化自夫

子始也肖像瞻依以無忘冒怙之盛德小子一桂  
適莅任創觀贊猷底績通判蘇子知縣陳景大教  
授馮暘訓導平士竒通學生員李傑等咸以記請  
余謂必名筆乃垂不朽豈敢濫竽但雋猷茂緒不  
能不擴撫以俟信史之採并得附名碑陰之為幸  
也乃若夫子行誼高邁動準賢哲問學淵濬鋪張  
至道其勲業之著如立四崗討斷藤峽流潤樹光  
均灼烺可紀最懋且竒勘勦安南受降奏膚自漢

元朔迄今未有如駿功者一桂時叨役幕下身親  
見之晉秩昭寵鐫珉載匱則尚有太史氏詳焉茲  
特惠及太平一郡之功而實繫太平之民心於悠  
遠焉爾是不敢以不記

胡公祠堂記

王宗沐

明興享有上宇蟠際天地乃畫置守宰綦分珠貫  
用寧乂民以承衛天子而太平郡去京師為里幾  
萬凡官守茲土以其地遠若屏置之不自奮飾因

夷鄙其民失國家所以懷來遠徼之意正德改元  
三年毅皇帝以南京刑部郎中胡公世寧來守是  
郡公仁和人舉進士官歷內外廉方明惠焯有聲  
稱用是試之而公亦不惟不以遠自嫌棄方以盤  
錯展其平生乃按封圻謀野酌便煦休振刷吐布  
誠惠與為更始郡屬多土官故相習為戾驚不庭  
謁太守而守亦防猜不脫弛情意益隔公至即以  
檄約如期至傳令其下皆甲而入共詣堂皇公凡

所指諭中其機牙固已縮汗嚴憚終不敢以貨產稱贄獻比翼日公出臨其營觀其酋騎射與款語良久乃還其子男應襲官文移上下漏隙干吏議必為修攬妥協土官皆以為太守愛已由是招麾惟公命思明黃文昌輩素稱桀驁一呼皆伏龍階下獨太平州李璿攝事久乃冀得襲不獲即稱兵拒命公密檄龍英州趙元瑤討之焚其州璿奔保山寨瑤就圍之公以縑一端遺瑤署其上曰討固

在璿其下無罪而勞苦克之日不得妄戮一人語  
聞其下皆散去卒生得璿所活幾萬人郡勢面腋  
阻江而背獨無限公庀才具量畚揭城壺關城中  
婦子乃始帖席卧其為政大都急在學校均稅役  
完城積穀簡練兵實而猶不聽者乃以威斷收攝  
之用是敷條十事上督府陳公今多見施行明年  
二月公以母喪去位民相與挽留不能得後四十  
有六年嘉靖癸丑臨海王宗沐來視學事郡生泣

而請曰遐徼陋遠不得望見天子素隔濡澍凡今諸生與父老能安於業與學繫所以哺植庥覆之由我胡公而祀無特祠非所以稱郡人心惟先生圖之仰惟國家置吏急在黎庶衆方擇撫邇曾不移時而名譽亦沉泯獨公任既遐阻且在官纔朞而民思至今非有洽浹肌髓其何以然守官如公實應祭義乃以請於巡撫兵部侍郎應公擢巡按監察御史朱公有享立祠為位春秋以羊一豕一

黍稷粢羞祀公公既去太平更歷藩臬撓叛藩宸  
濠幾死後更至兵部尚書謚曰端敏公操介苦絕  
敝衣糲飯獨秉持大綱抑豪右弱峻發堅厲至摘  
撼衆忌氣雄萬夫其所學通易春秋世稱名臣公  
邑人許公應元來為副使時與宗沐道公尤詳以  
非郡事不載祠成新太守何君派行請文宗沐為  
之詞使勒諸石詞曰帝臣萬方始郡太平龍蛇赤  
子理將何憑不刈且蔓不撫遂驚嗟嗟胡公期政

是程惟公之來爰咨其俗爰咨爰處心通慮獨公  
曰嗟來匪民實佻不得韁鞭突駛宜跳惟予父母  
其育其教彼嬉而乳公摩其首彼跳而狂公械其  
脰昔駐於郊今甲而入昔望而疑今臨其室惟昌  
惟璿狼戾刳燔公刃若霜公度如淵順生逆殛中  
竅抵骭凡爾首醜匍匐歸遄郡面三方城缺其北  
盜來履平雞犬殼棘公曰百姓其偕來築男升而  
扔婦餉之粟盜望而嘻民寢而蓐民曰胡公惠我

孔時凡今為吏所急在私鼎有棄肉民厭糠粃我  
桑我麻伊公來耔民曰胡公惠我何久凡今為吏  
躡前鞭後席不欲溫遑顧我疾我老我幼伊公來  
阜思公報公祀事孔嚴濟濟儻儻黍稷亘籩子弟  
父兄拜舞且虔公生惠之鞠之掾之豈其廟貌而  
不我庇風煦雨濡稻實豚肥鐘鼓考考祠於世世  
刻詩右石垂千萬禩

重修三公祠碑記

方瑜

城北之望仙坡舊有祠焉以祀宋之狄公青余公靖孫公沔之三公也嘉靖壬戌九月隸人弗戒堂宇俱燬余始至郡諸務未遑越明年財用稍紓而歲事亦稔乃議修建以復舊觀後為堂東西為廡前為亭又前為門南為棖楔與夫墻壁堦城窓櫺戶牖或飾乎故或肇乎新經始於季秋之朔迨甲子三月之五日祇用犧牲奉三公之主而告成事嗚呼宋之不競於兵也久矣天下之勢莫重於西

北雲燕一十六州淪沒於敵當削平羣雄之餘舉  
天下之全力委而不取猶可言也若趙元昊僭竊  
靈夏一豪渠耳屯兵六十萬不能西向發一矢以  
問其罪而徒托於招納之說果何為哉方儂智高  
之起廣源也乘我無備猝破邕州連陷沿江九郡  
還據邕城以求邕桂節鉞自非三公一戰而破之  
將見諸將之軍既不能支交趾之兵復不可用遷  
延顧却吾恐嶺海之間又出一元昊也東南之亂

何時而已乎然三公之所以成是功者孰不曰軍  
制立而賞罰明也若狄公起自卒伍自為大將余  
孫二公則以文學法從同事經畧一旦合兵共行  
天討乃同心協力畧無一毫猜忌之意功是用成  
兵法所謂師克在和於此亦可見矣夫自大寇既  
靖新城載築屹然磐石之安迄今數百年百姓生  
聚享有室家之樂謂非三公之功不可也使移是  
於西北將見雲燕可復西夏可收而他日靖康之

禍亦可免矣以是觀之則三公之有功於宋有德於斯土也豈不赫赫可稱也哉祠既成載稽祀典但祀三公而不復他及者欲其專不敢瀆也從祀以楊文廣孫節賈達和斌者同時有功之人也祠仍作於望仙坡者著其戰勝之日也亭名之曰奎光者奎於天宿為武庫主兵宋人又以為文明之兆故也坊題曰文武威靈者其義同也既述其重修之故復繫以樂神之章并刻之麗牲之石詞曰

望仙坡兮城之陰屹新廟兮栢森森赫武帳之高  
騫兮萬卒列而雲屯憶三公之來斯兮轟轟天聲  
由崑崙而歸仁兮迅如雷霆前鋒交而少却兮伏  
卒起而先登彼鏢牌而短接兮我鐵騎而中衝若  
泰山之壓卵兮何堅陣之不奔金衣兮委地京觀  
兮千尋邈幾時兮故壘猶存雲車風旗兮儼而重  
臨氣結山河兮護我邕城畫驅豺虎兮夜戮鯢鯨  
風雨時兮肅氣清民安樂兮南土寧百世報享兮

安厥靈

郭公祠碑記

杜思

蒲陽華溪郭公以嘉靖三十七年守南寧越五年  
擢蜀臬又七年長粵憲晉左右方伯尋陟開府先  
後經畧粵西者凡二十年汪仁濺澤雖巖陬僻壤  
靡不沾濡而寧民所淪浹於心骨者猶深渥也寧  
故稱沃壤然田役繁重盜賊標掠民多亡入他郡  
田野漸非其舊公下車得諸所疾苦狀如實戶口

均派徵禁攬納輕徭賦草墟稅停丈量寬刑罰撫  
流離墾荒蕪謹斥堠凡便民者必使各得其所暇  
日與諸生談學問疊疊不倦門下士脫穎登廡仕  
最多至於冰檠自持節用惠下兒童走卒皆能言  
之矣方公之擢蜀臬也士民若失乳哺擁道攀畱  
不得因謀所以祀公公聞而辭之乃舉首顙天曰  
願公異日庇我全粵寧民受福猶之今日也公手  
書積德力業惇倫息訟四事以示訓爭相梓之未

幾出入藩臬秉節鉞握重鎮開全粵萬世太平何  
天有意於寧民耶寧地里延袤與蠻繡錯如水江  
武黎華陽與從之四都者距忠州羅陽二土司桀  
酋不法每蠶食之道路為梗公念遺黎塗炭密授  
方畧先擒忠州黃賢相繼擒羅陽黃金彪悉正之  
法即四都置新寧州以宣化如禾三里附焉舟車  
輻輳翼然麗區寧民出作入息晏晏嘻嘻無戒心  
矣隆慶五年寧大水田疇廬舍淹沒殆半公疏減

田租之三瘡痍疾痛者欣欣然有更生之樂寧民之徼福於公也何其厚與公在粵西歷年多施澤久百蠻之長向風承流惟古田府江懷遠諸徭不可以仁義化誨奉命三討而三捷焉天子嘉嘆錫之南金文綺蔭一子入胄監無何晉司徒亞卿寧父老相率呼號曰此行何日再覩公耶鄉大夫鄧繼科輩進父老曰公以天下為己任非一寧一粵所得而私者也奉詔入侍顧問將以吾民休戚利

害從容為天子陳之吾父老子弟子沐浴太平之澤  
可歲月計耶父老復呼號曰昔欲祀公不果謂瞻  
依於公有日也今可已乎遂卜祀於城西噫嘻此  
豈尋常去思者比倫哉嘗考周文王之時南國化  
行蔽芾甘棠追頌召伯千載猶咏泯泯乎治世之  
音公之功德視召伯奚讓焉是宜勒之金石以彰  
永思銘曰惟茲南紀古稱荒服力困於兵財詘於  
賦郭公為政上下恬熙仁滂施厚覆幬無私二十

年來豐功偉烈望重華夷光輝簡冊天子曰都邦  
之儀型汝作司徒敷典擾民民之懷公久而不諠  
尸祝尸陳君子萬年顧予謏菲亦步亦趨有一不  
逮惟自速辜公之幸矣依依龍光廟謨從容永奠  
疆場

重修太平府胡公祠堂記

張瀚

有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端敏胡公浙之仁和人  
倣儻瑰瑋精研道腴蚤有志於經濟起家進士

正德間由南部郎出守太平以治行卓異進江西按察副使蕩平東鄉諸盜時宸濠陰蓄異志公上疏發其隱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江右大可虞不在諸盜濠恐誣公離間親王還繫京師榜掠阡死言官交章論救得戍遼陽濠反伏誅值世廟繼統召起行間拜按察使薦歷臺省刑卿左都御史改兵部尚書加官太保公以十事要說大意勸上親賢講學遠媚疾絕嬖幸慮遠憂深顧以切直

犯忌諱不盡用尋謝病乞骸骨章數上迺許馳驛未幾復召起適以疾卒於家儼然衣冠危坐不仆余時為諸生每望見顏色聆論議所聞平生經歷皆卒卒未究其志惟太平最久無負於民死而有知猶依栖霞江百粵間也及余承乏茲土亟訪太郡果建有祠歲時蒸嘗不失問政蹟則故老相傳謂為廉明博大在郡勸學興禮築城壺關綏柔土夷功德不可殫紀乃作而歎曰嗟乎士君子所至

策立勲業仁德濟世豈冀聲聞當時報酬身後哉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分誼當為時勢不可已凡以  
盡其心事其事吾何得而與焉惟澤在生民功施  
社稷維繫人心自不可解則報祀之典所由義起  
而非其立德立功之初心也公昔有言殆亦自歎  
未竟撫謙無已豈意民心歷久不忘洋洋俎豆之  
存適契其依依故民之戀非夫精誠上下感應孚  
攬無俟勉強若是耶今江右有祠吾浙有祠公所

謂不足人愈多之稱頌勲伐尤彰明較著至所自信若太平郡治能無想見循良偉績入人深遺思遠哉茲郡之祠信不容已矣夫表先哲以勸官師存遺惠以惇風教固憲臣奉揚明命之職亦一時共事同心乃檄郡修飾棟宇嚴潔祠事仍記憶大畧勒諸貞珉俾瞻拜祠下者知所愛慕垂世無窮云

重建宋懷忠蘇公祠碑記

蘇濬

邕州故有懷忠公祠余先大夫也公諱緘宋熙寧  
間為邕守會交人不靖躡欽廉入邕近郊勢張甚  
公部置卒伍日以忠義拊循之而警四五至治兵  
使者推空伍不相援公嘆曰封疆之臣有死無貳  
天之制也吾之命已懸之天矣遂與家訣諸子曰  
臣忠死子孝死等耳公復顧長子元曰若家督也  
其守先人之祧復顧諸子子明子正曰若其與我  
同死遂促子元歸無何賊傅陴而上公舉家三十

六人俱自燔死邕人感公義以死殉之無一從賊者神宗聞之嘆悼追贈恩蔭有加無幾交人復亂忽兵四面集若霆若颺交人驚曰蘇皇城兵至矣遂立解去邕人立廟以祀賜額懷忠蓋特典也後祠就圯因附狄襄惠四公之廟名五公祠云余入粵西弔公遺魂莫莫淒淒蓋庶幾一覩焉至觀公舊廟蓬蒿上下猿狄哀號未嘗不怵然自哭也諸文學顧為余言按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以死勤事

則祀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狄襄惠諸功臣也法  
宜並祀懷忠公以死勤事而且障一方俾無玷於  
危忠而有功者也法宜專祀余謀之二千石林公  
僉曰可遂建公專祠如諸文學議祠成嘆曰甚矣  
哉忠義之感人深也邕故驚悍不習中國之文教  
至宋始用衣冠法度自懷忠公忠誼所激士爭嚮  
焉迄於今雋者嫻於章木者束於墨深箐峻谷願  
識漢官威儀至道及忠魂義魄且為撫膺而息覆

面而涕雖國家蒸蒸之範哉而忠誼激發其所摩者漸矣今封內幸罕警西南諸醜靡有抗戎行者多士即請纓投筆亡所實命顧忠不必裂肝誼不必伏鑽要在渙乃躬一乃心不惕於威不疚於內絕名去智而一歸之天則云耳語曰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夫生死利害之間重之為千石輕之為一髮此其差數然也今世之求利也甚於求生而怖害也甚

於怖死權門利竇蠅集猿攀一失其意惴惴無人  
色彼即老死牖下哉然生理已銷亡矣爾多士忠  
誼之鄉豈願其有此也顧余不類寘其身於塵垢  
徽纆之場泯泯以生夢夢以老余終無以見先人  
地下入先人之祠愧汗交至如不欲生矣因薦以  
清醑而重之以亂辭曰遊崑崙兮蒼蒼俯靈犀兮  
湯湯神之來兮彷徨誰憑軾兮蝗螂破我斧兮缺  
折念骨肉兮參商瞻白雲兮故鄉目欲撫兮農桑

耳暫聽兮滄浪否泰交兮復其隍蘋為衣兮荔為  
裳桂為穀兮水為漿聊容與兮翱翔念此生兮靡  
短長何以報兮皇皇

萬承州重建城隍廟碑記

王健

萬陽隸屬太郡詢諸故老夙稱樂土粵自分疆以  
來舊有城隍廟稍遠市廛里民出入祈禱歲時報  
賽者或稱未便兼之立廟塑像年久敝壞漸就傾  
圯而揆之職守事神寧民固有司者之責也知州

事許君俯順輿情欲營而新之卜地於州署之左  
鳩工庀材三閱月而落成鳥革翬飛丹堊備飾爰  
諏吉日許君親率其族目商民往瞻拜焉退而欣  
相告曰今茲廟貌煥然一新庶幾哉神無怨恫人  
民胥悅境內輯寧在斯舉矣予曰未也神之所享  
其惟明德乎傳有之夫民神之主也務使上下皆  
有嘉德而無違心然後民和年豐而神降之福繼  
自今而世守斯土者急於保障緩厥繭絲則凡朝

考其職畫講其政夕序其事必求夫嘉德咸備違  
心悉泯而後即安則所以格神人而綏遐福者豈  
外是歟許君以為深得歲規之義願勒諸石以貽  
後人予曰諾是為記



廣西通志卷一百八